紅樓夢（程甲本）/一百一十八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紅樓夢（程甲本）

◀上一回

第一百十八回　記微嫌舅兄欺弱女　驚謎語妻妾諫痴人

下一回▶

說話閣本作：話説邢王二夫人　　尤氏一段話，明知也難挽囘。王夫人只得說道：「姑娘要行善，這也是前生的夙根，我們也實在攔不住。只是偺們這樣人家的姑娘出了家，不成了事體。如今你嫂子說了准你修行，也是好處。　　有一句話要說，那頭髮可以不剃的，只要自己的心真，那在頭髮上頭呢。你想妙玉也是帶髮修行的，不知他怎樣凡心一動，纔鬧到那個分兒。姑娘執意如此，我們就把姑娘住的房子便算了姑娘的靜室，所有服侍姑娘的人也得叫他們來問：他若願意跟的，就講不得說親配人；若不愿意跟的，另打主意。」惜春　　了，　　了淚，拜謝了邢王二夫人、李紈、尤氏等。王夫人說了，便問彩屏等誰願跟姑娘修行。彩屏等囘道：「太太們派誰就是誰。」王夫人知道不愿意，正在想人。襲人立在寶玉身後，想來寶玉必要大哭，防着他的舊病。豈知寶玉嘆道：「真眞難得。」襲人心裡更自傷悲。寶釵雖不言語，遇事試探，見是執迷不醒，只得暗中落淚。王夫人纔要叫了衆丫頭來問。忽見紫鵑走上前去，在王夫人面前跪下，囘道：「剛纔太太問跟四姑娘的姐姐，太太看着怎麽樣？」王夫人道：「這個如何强　　得人的，誰愿意他自然就說出來了。」紫鵑道：「姑娘修行自然姑娘愿意，並不是别的姐姐們的意思。我有句話囘太太，我也並不是折開姐姐們，各人有各人的心。我服侍林姑娘一塲，林姑娘待我也是太太們知道的，實在恩重如山，無以可報。他　　了，我恨不得跟了他去。但是他不是這裡的人，我又受主子家的恩典，難以從死。如今四姑娘既要修行，我就求太太們將我　　了跟着姑娘，伏侍姑娘一輩子。不知太太們准不准。若准了，就是我的造化

了。」

邢王二夫人尚未答言，只見寶玉聽到那裡，想起黛玉一陣心酸，眼淚早下來了。衆人纔要問他時，他又哈哈的大笑，走上来道：「我不該說的。這紫鵑　　太太　　給我屋裡，我纔敢說。求太太准了他罷，全了他的好心。」王夫人道：「你頭裡姊妹出了嫁，還哭得死去活來。如今看見四妹妹要出家，不但不勸，倒說好事，你如今到底是怎麼個意思，我索性不明白了。」寶玉道：「四妹妹修行是已經准的了，四妹妹也是一定主意了。若是真的，我有一句話告訴太太。若是不定的，我就不敢混說了。」惜春道：「二哥哥話說也好笑，一個人主意不定便扭得過太太們來了？我也是像紫鵑的話，容我呢，是我的造化，不容我呢，還有一個死呢。那怕什麼！二哥哥既有話，只管說。」寶玉道：「我這也不箄什麼洩漏了，這也是一定的。我念一首詩給你們聽　　罷！」衆人道：「人家苦得狠的時候，你倒來做詩。慪人！」寶玉道：「不是做詩，我倒一個地方兒看了來的。你們　　罷。」衆人道：「使得。你就念念，別順着嘴兒胡謅。」寶玉也不分辯，便說道：

勘破三春景不長，緇衣頓改昔年粧。

可憐綉戶侯門女，獨卧青燈古佛傍！

李紈寶釵　　了，咤異道：「不好了，這人入了迷了。」王夫人　　了這話，點頭嘆息，便問寶玉：「你到底是那裡看來的？」寶玉不便說出來，囫道：「太太也不必問，我自有見的地方。」王夫人囫過味來，細細一想，便更哭起来道：「你說前兒是頑話，怎麼忽然有這首詩？罷了，我知道了，你們叫我怎麼樣呢！我也没有法兒了，也只得由着你們去罷！但是要等我合上了眼，各自幹各自的就完了！」寶釵一面勸着，這個心比刀絞更甚，也掌不住便放聲大哭起來。襲人已經哭的死去活來，幸虧秋紋扶着。寶玉也不啼哭，也不相勸，只不言語。賈蘭賈環聽到那裡，各自走開。

李紈竭力的解說：「總是寶兄弟見四妹妹修行，他想来是痛極了，不顧前後的瘋話，這也作不得準的。獨有紫鵑的事情准不准，好叫他起來。」王夫人道：「什麼依不依，横

一個人的主閣本和藤本作：主意定了，那也是扭不過來的。可是寶玉說的也是一定的了。」紫鵑　　了磕頭。惜春又謝了王夫人。紫鵑又給寶玉寶釵磕了頭。寶玉念聲「阿彌陀佛！難得，難得。不料你倒先好了！」寶釵雖然有把持，也難掌住。只有襲人，也顧不得王夫人在上，便痛哭不止，我閣本和藤本作：便說也願意跟了四姑娘去修行。寶玉

笑道：「你也是好心，但是你不能享這個清福的。」襲人哭道：「這麼說，我是要死的了！」寶玉聽到那裡，倒覺傷心，只是說不出來。因時已五更，寶玉請王夫人安歇，李紈等各自散去。彩屏等暫且伏侍惜春囘去，後來指配了人家。紫鵑終身伏待閣本和藤本作：侍，毫不改初。此是後話。

且言賈政扶了賈母靈柩一路南行，因遇着班師的兵將船隻過境，河道擁擠，不能速行，在道寔在心焦。幸喜遇見了海疆的官員，聞得鎮海統制欽召囘京，想來探春一定囘家，畧畧解些煩心。只打聽不出起程的日期，心裡又煩燥。想到盤費箄来不敷，不得已寫書一封，差人到賴榮任上借銀五百，叫人沿途迎上來應需用。那人去了幾日，賈政的船纔行得十數里。那家人囘來，　　上船隻，將賴尚榮的稟啟呈上。書内告了多少苦處，脩上白銀五十兩。賈政看了生氣，卽命家人立刻送還，將原書發囘，叫他不必費心。那家人無奈，只得囘到賴尚榮任所。賴尚榮接到原書銀兩，心中煩悶，知事辦得不周倒，又添了一百，央來人帶囘，帮着說些好話。豈知那人不肯帶囘，撂下就走了。賴榮藤本作：尚榮心下不安，立刻修書到家，囘明他父親，叫他設法告假贖出身来。于是賴家托了賈薔賈芸等在王夫人面前乞恩放出。賈薔明知不能，過了一日，假說王夫人不依的話囘覆了。賴家一面告假，一面差人到賴尚榮任上，叫他告病辞官。王夫人並不知道。

那賈芸聽見賈薔的假話，心裡便没想頭，連日在外又輸了好些銀錢，無所抵償，便和賈　　相商。賈　　本是一個錢没有的，雖是趙姨娘積蓄些徵，早被他弄光了，那能照應人家。便想起鳳姐待他刻薄，要趁賈璉不在家要擺佈巧姐出氣，遂把這個當叫賈芸來上，故意的埋怨賈芸道：「你們年紀又大，放着弄銀錢的事又不敢辦，倒和我没有錢的人相商。」賈芸道：「三叔，你這話說的倒好笑，偺們一塊兒頑，一塊兒鬧，那裡有銀錢的事。」賈　　道：「不是前兒有人說是外藩要買個偏房，你們何不和王大舅商量把巧姐說給他呢？」賈芸道：「叔叔，我說句招你生氣的話，外藩花了錢買人，還想能和偺們走動麽。」賈　　在賈芸耳邊說了些話，賈芸雖然點頭，只道賈　　是小孩子的話，也不當事。恰好王仁走来說道：「你們兩個人商量些什麽，瞞着我麽？」賈芸便將賈　　的話附耳低言的說了。王仁拍手道：「這倒是一種好事，又有銀子。只怕你們不能。若是你們敢辦，我是親舅舅，做得主的。只要　　老三在大太太跟前那麽一說，我找邢大舅再一說，太太們問起来你們齊打夥說好就是了。」賈環等商議定了，王仁便去找邢大舅，賈芸便去囘邢、王二夫人，說得錦上添花。

王夫人　　了雖然入耳，只是不信。邢夫人　　得邢大舅知道，心裡願意，便打　　人找了邢大舅来問他。那邢大舅已經　　了王仁的話，又可分肥，便在邢夫人跟前說道：「若說這

位郡王，是極有體面的。若應了這門親事，雖說是不是正配，保　　一過了門，姊夫的官早復了，這裡的聲勢又好了。」邢夫人本是没主意人，被傻大舅一番假話哄得心動，請了王仁來一問，更說得熱鬧。於是邢夫人倒叫人出去追着賈芸去說。王仁卽刻找了人去到外藩公館說了。那外藩不知底細，便要打發人來相看。賈芸又鑽了相看的人，說明「原是瞞着合宅的，只說是王府相親。等到成了，他祖母作主，親舅舅的保山，是不怕的。」那相看的人應了。賈芸便送信與邢夫人，並囬了王夫人。那李紈寶釵等不知原故，只道是件好事，也都歡喜。

那日果然來了幾個女人，都是艷粧麗服。邢夫人接了進去，叙了些閑話。那來人本知是個誥命，也不敢待慢。邢夫人因事未定，也没有和巧姐說明，只說有親戚來瞧，叫他去見。那巧姐到底是個小孩子，那管這些，便跟了奶媽過來。平兒不放心，也跟着来。只見有兩個宫閣本和藤本作：官人打閣本和藤本作：打扮的，見了巧姐便渾身上下一看，更又起身來拉着巧姐的手又瞧了一遍，略坐了一坐就走了。倒把巧姐看得羞臊，囬到房中納悶，想来没有這門親戚，便問平兒。平兒先看見來頭，却也猜着八九必是相親的。「但是二爺不在家，大太太作主，到底不知是那府裡的。若說是對頭親，不該這樣相看。瞧那幾個人的來頭，不像是本支王府，好像是外頭路數。如今且不必和姑娘說明，且打　　明白再說。」

平兒心下留神打　　，那些丫頭婆子都是平兒使過的，平兒一問，所有聽見外頭的風聲都告訴了。平兒便嚇的没了主意，雖不和巧姐說，便趕着去告訴了李紈寶釵，求他二人告訴王夫人。王夫人知道這事不好，便和邢夫人說知。怎奈邢夫人信了兄弟並王仁的話，反疑心王夫人不是好意，便說：「孫女兒也大了，在藤本作：再璉兒不在家，這件事我還做得主。况且是他親舅爺爺和他親舅舅打聽的，難道倒比别人不眞麽！我橫豎是願意的。倘有什麽不好，我和璉兒也抱怨不着别人！」

王夫人聽了這些話，心下暗暗生氣，勉强說些閑話，便走了出來，告訴了寶釵，自己落淚。寶玉勸道：「太太别煩惱，這件事我看來是不成的。這又是巧姐兒命裡所招，只求太太不管就是了。」王夫人道：「你一開口就是瘋話。人家說定了就要接過去。若依平兒的話，你璉二哥可不抱怨我麽。别說自己的侄孫女兒，就是親戚家的，也是要好纔好。邢姑娘是我們作媒的，配了你二大舅子，如今和和順順的過日子不好麽。那琴姑娘梅家娶了去，聽見說是豐衣足食的狠好。就是史姑娘是他叔叔的主意，頭裡原好，如今姑爺癆病死了，你史妹妹立志守寡，也就苦了。若是巧姐兒錯給了人家兒，可不是我的心壞？」

正說着，平兒過來瞧寶釵，並探　　邢夫人的口氣。王夫人將邢夫人的話說了一遍。平兒呆了半天，跪下求道：「巧姐兒終身全仗着太太。若信了人家的話，不但姑娘一輩子受了苦，是便藤本作：便是璉二爺囯來怎麼說呢！」王夫人道：「你是個明白人，起来，聽我說。巧姐兒到底是大太太孫女兒，他要作主，我能勾閣本和藤本作：夠攔他麼？」寶玉勸道：「無妨碍的，只要明白就是了。」平兒生怕寶玉瘋顛嚷出來，也並不言語，囘了王夫人竟自去了。這裡王夫人想到煩悶，一陣心痛，叫丫頭扶着勉强囘到自己房中躺下，不叫寶玉寶釵過來，說睡睡就好的。自己　　也煩悶，聽見說李嬸娘來了也不及接待。只見賈蘭進來請了安，囯道：「今早爺爺那裡打發人帶了一封書子來，外頭小子們傳進来的。我母親接了正要過來，因我老娘来了，叫我先呈給太太瞧，囯來我母親就過來囯來太太另笔改字。原作：媽媽。還說我老娘要過來呢。」說着，一面把書子呈上。王夫人一面接書，一面問道：「你老娘來作什麼？」賈蘭道：「我也不知道。我只見我老娘說，我三姨兒的婆婆家有什麼信兒來了。」王夫人聽了，想起來　　是前次給甄寶玉說了李　　，後來放定下茶，想來此時甄家要娶過門，所以李嬸娘來商量這件事情，便點點頭兒。一面折開書信，見上面寫着道：

近因沿途俱係海疆凱旋船隻，不能　　速前行。聞探姐隨翁婿来都，不知曾有信否？前接到璉侄手稟，知大老爺身體欠安，亦不知已有確信否？寶玉蘭哥塲期已近，務須實心用功，不可怠惰。老太太靈柩抵家，尚需日時。我身體平善，不必掛念。此諭寶玉等知道。月日手書。蓉兒另稟。

王夫人看了，仍舊遞給賈蘭，說：「你拿去給你二叔叔瞧瞧，　　交給你母親罷。」

正說着，李紈同李嬸娘過來。請安問好　　，王夫人讓了坐。李嬸娘便將甄家要娶李　　的話說了一遍。大家商議了一會子。李紈因問王夫人道：「老爺的書子太太看過了麼？」王夫人道：「看過了。」賈蘭便拿着給他母親瞧。李紈看了道：「三姑娘出門了好幾年，總没有來，如今要囯京了。太太也放了好些心。」王夫人道：「我本是心痛，看見探丫頭要囯來了，心裡略好些。只是不知幾時纔到。」李嬸娘便問了賈政在路好。李紈因向賈蘭道：「哥兒瞧見了？塲期近了，你爺爺惦記的什麼是的。你快拿了去給二叔叔瞧去罷。」李嬸娘道：「他們爺兒兩個又没進過學，怎麼能下塲呢？」王夫人道：「他爺爺做粮道的起身時，給他們爺兒兩個授閣本和藤本作：捐了例監了。」李嬸娘點頭。

賈蘭一面拿着書子出來，來找寶玉。　　說寶玉送了王夫人去後，正拿着《秋水》一篇在

那裡細玩。寶釵從裡間走出，見他看的得意忘言，便走過來一看，見是這個，心裡着實煩悶。細想他只顧把這些出世離羣的話當作一件正經事，終久不妥。看他這種光景，料勸不過來，便坐在寶玉傍邊，怔怔的坐着。寶玉見他這般，便道：「你這又是爲什麽？」寶釵道：「我想你我既爲夫婦，你便是我終身的　　靠，却不在情慾之私。論起榮華富貴，原不過是過眼烟雲，但自古聖賢，以人品根抵藤本作：柢爲重。」寶玉也没　　完，把那書本擱在傍邊，微微的笑道：「據你說人品根抵藤本作：柢，又是什麽古聖賢，你可知古聖賢說過『不失其赤子之心』。那赤子有什麽好處，不過是無知無識無貪無忌。我們生來已陷溺在貪嗔痴愛中，猶如汚泥一般，怎麽能跳出這般塵網。如今纔曉得『聚散浮生』四字，古人說了，會不閣本和藤本作：不曾提醒一個。既要講到人品根抵藤本作：柢，誰是到那太初一步地位的！」寶釵道：「你既說『赤子之心』，古聖賢原以忠孝爲赤子之心，并不是遁世離群無關無係爲赤子之心。堯舜禹湯周孔時刻以救民濟世爲心，所謂赤子之心，原不過是『不忍』二字。若你方纔所說的，忍于拋　　天倫，還成麽什閣本和藤本作：什麽道理？」寶玉點頭笑道：「堯舜不强巢許，武周不强夷齊。」寶釵不等他說完，便道：「你這個話益發不是了。古來若都是巢許夷齊，爲什麽如今人又把堯舜周孔稱爲聖賢呢！况且你自比夷齊，更不成話，伯夷叔齊原是生在商末世，有許多難處之事，所以纔有托而逃。當此聖世，偺們世受國恩，祖父錦衣玉食。况你自有生以來，自去世的老太太以及老爺太太視如珍寶。你方纔所說，自己想一想是與不是。」寶玉了，也不答言，只有仰頭微笑。

寶釵因又勸道：「你既理屈詞窮，我勸你從此把心收一收，好好的用用功。但能博得一第，便是從此而止，也不枉天恩祖德了。」寶玉點了點頭，嘆了口氣說道：「一第呢，其實也不是什麽難事，倒閣本和藤本作：倒是你這個『從此而止，不枉天恩祖德』不離其宗。」寶釵未及答言，襲人過来說道：「剛纔二奶奶說的古聖先賢，我們也不懂。我只想着我們這些人從小兒辛辛苦苦跟着二爺，不知陪了多少小心，論起理來原該當的，但只二爺也該體諒體諒。况且二奶奶替二爺在老爺太太跟前行了多少孝道，就是二爺不以夫妻爲事，也不可太辜負了人心。至於神仙那一層更是謊話，誰見過有走到凡間来的神仙呢！那裡来的這麽個尚和閣本和藤本作：和尙，說了些混話，二爺就信了真。二爺是讀書的人，難道他的話比老爺太太還重麽！」寶玉　　了，低頭不語。

襲人還要說時，只聽外面脚步走响，隔着牕戶問道：「二叔在屋裡呢麽？」寶玉　　了，是賈蘭的聲音，便站起来笑道：「你進来罷。」寶釵也站起來。賈蘭進來，笑容可掬的給寶玉寶釵請了安，問了襲人的好，襲人也問了好，便把書子呈給寶玉瞧。寶玉接在手中看了，便道：「你三姑姑囘來了。」賈蘭道：「爺爺既如此寫，自然是囘來的了。」

寶玉點頭不語，默默如有所思。賈蘭便問：「叔叔看見爺爺後頭寫的叫偺們好生念書了？叔叔這一成閣本作：程子只怕總没作文章罷？」寶玉笑道：「我也要作幾篇熟一熟手，好去誆這個功名。」賈蘭道：「叔叔既這樣，就擬幾個題目，我跟着叔叔作作，也好進去混塲，别到那時交了白卷子惹人笑話。不但笑話我，人家連叔叔都要笑話了。」寶玉道：「你也不至如此。」說着，寶釵命賈蘭坐下。寶玉仍坐在原處，賈蘭側身坐了。兩個談了一囘文，不覺喜動顏色。寶釵見他爺兒兩個談得高興，便仍進屋裡去了。心中細想寶玉此時光景，或者醒悟過来了，只是剛纔說話，他把那「從此而止」四字單單的許可，這又不知是什麽意思了。寶釵尚自猶豫，惟有襲人看他愛講文章，提到下塲，更又欣然。心裡想道：「阿彌陀佛！好容易講四書是的纔講過来了！」這裡寶玉和賈蘭講文，鶯兒沏過茶來，賈蘭站起來接了。又說了一會子下塲的規矩並請甄寶玉在一處的話，寶玉也甚似愿意。一時賈蘭囘去，便將書子留給寶玉了。

那寶玉拿着書子，笑嘻嘻走進來遞給麝月　　了，便出來將那本《莊子》　　了，把幾部向来最得意的，如《叅同契》《元命苞》《五燈會元》之　　，叫出麝月秋紋鶯兒等都搬了擱在一邊。寶釵見他這番舉動，甚爲罕異，因欲試探他，便笑問道：「不看他倒是正經，但又何必搬開呢。」寶玉道：「如今纔明白過來了。這些書都算不得什麽，我還要一火焚之，方爲干净。」寶釵聽了，更欣喜異常。只聽寶玉口中微吟道：

內典語中無佛性，金丹法外有仙舟。

寶釵也没狠聽真，只　　得「無佛性」「有仙舟」幾個字，心中轉又狐疑，且看他作何光景。寶玉便命麝月秋紋等收拾一間静室，把那些語錄名稿及應制詩之類都找出来擱在静室中，自己却當真靜靜的用起功来。寶釵這纔放了心。

那襲人此時眞是聞所未聞，見所未見，便悄悄的笑着向寶釵道：「到底奶奶說話透徹，只一路講究，就把二爺勸明白了。就只可惜遲了一點兒，臨塲太近了。」寶釵點頭微笑道：「功名自有定數，中與不中倒也不在用功的遲早。但愿他從此一心巴結正路，把從前那些邪魘永不沾　　就是好了。」說到這裡，見房裡無人，便悄說道：「這一番悔悟囘來固然狠好，但只一件，怕又犯了前頭的舊病，和女孩兒們打起交道來，也是不好。」襲人道：「奶奶說的也是。二爺自從信了和尚，纔把這些姐妹冷淡了。如今不信和尚，眞怕又要犯了前頭的舊病呢。我想奶奶和我二爺原不大理會，紫鵑去了，如今秖他們四個，這裡頭就是五兒有些個狐媚子，聽見說他媽求了大奶奶和奶奶，說要討出去給人家兒呢，但是這兩天到底在這裡呢。麝月秋絞閣本和藤本作：紋雖没别的，只是二爺那幾

年也都有些頑頑皮皮的。如今箄来秖有鶯兒二爺倒不大理會，况且鶯兒也稳重。我想倒茶弄水只叫鶯兒帶着小丫頭們伏侍就毂了，不知奶奶心裡怎麽樣。」寶釵道：「我也慮的是這些，你說的倒也罷了。」從此便派鶯兒帶着小丫頭伏侍。

那寶玉　　也不出房門，天天只差人去給王夫人請安。王夫人　　見他這番光景，那一種欣慰之情，更不待言了。到了八月初三，這一日正是賈母的冥壽。寶玉早晨過來磕了頭，便回去，仍到静室中去了。飯後，寶釵襲人等都和姊妹們跟着邢王二夫人在前面屋裡說閒話兒。閣本和藤本作：，見寶玉自在静室冥心危坐，忽見鶯兒端了一盤瓜菓進来說：「太太叫人送來給二爺吃的。這是老太太的克什。」寶玉跕起來答應了，復又坐下，便道：「擱在那裡罷。」鶯兒一面放下瓜菓，一面悄悄向寶玉道：「太太那裡誇二爺呢。」寶玉微笑。鶯兒又道：「太太說了，二爺這一用功，明兒進場中了出來，明年再中了進士，作了官，老爺太太可就不枉了盼二爺了。」寶玉也只點頭微笑。鶯兒忽然想起那年給寶玉打絡子的時候寶玉說的話來，便道：「眞要二爺中了，那可是我們姑奶奶的造化了。二爺還記得那一年在園子裡，不是二爺叫我打梅花絡子時說的，我們姑奶奶後來帶着我不知到那一個有造化的人家兒去呢。如今二爺可是有造化的罷咧。」寶玉　　到這裡，又覺塵心一動，連忙斂神定息，微微的笑道：「據你說來，我是有造化的，你們姑娘也是有造化的，你呢？」鶯兒把臉飛紅了，勉强道：「我們不過當丫頭一輩子罷咧，有什麽造化呢！」寶玉笑道：「果然能毂一輩子是丫頭，你這個造化比我們　　大呢！」鶯兒聽見這話似乎又是瘋話了，恐怕自己招出寶玉的病根來，打箄着要走。只見寶玉笑着說道：「傻丫頭，我告訴你罷。」未知寶玉又說出什麽話來，且聽下回分解。